



韓詩外傳卷第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

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毛本

作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

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

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

呂氏下賢篇韓非難一新序雜事五皆作小臣稷

三往不得見

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

韓非云處士

君三往而不得

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

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

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
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
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新序文
略同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
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
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
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
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

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
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
姦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
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猷本皆作猶
今從詩攷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
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
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
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

此二字本皆脫據
文選籍田賦注引

補 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

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

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尚書唐傳作古之民本皆脫據御覽六之帝王必有命民百三十七引補

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

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

駢馬舊本無此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

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

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舊作

是君譌據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御覽作民莫敢犯也民

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告本多作質案詩攷引作告今據改說苑修文篇亦同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

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

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

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

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

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

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

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

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

本皆作繩繩據詩攷引改

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本皆脫曰字案賈子先醒篇係

懷王問賈君荅則此當有曰字今補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

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眊眊賈子作惛惛

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三生字賈子俱作醒此似

譌下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疑當有憂色申公巫臣問

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

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亾以寡人

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

王之德宐君人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

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亾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

亾矣新序雜事五無其字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

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

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

以亾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

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賈子有公字此其後生者也

昔郭君出郭賈子作出走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

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

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亾而道飢渴

也曰子知吾且亾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不疑倒

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亾是

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亾者誠何哉御

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亾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

存而亾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君舊本無案獨賢

是以亾也郭君二字舊本無案文義補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

人者如此乎夫本作失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

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

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

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

君是也此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字今刪詩曰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新序義勇

篇作石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

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

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

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

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

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殺疾據五穀
 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舊脫今補與秦齊一例困於
 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
 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
 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
 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亾者未嘗有
 之也詩曰人之云亾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
 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
 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

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
 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
 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
 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
 封生高商以絲駒為揖封以高唐為高商與孟子異齊人好歌杞梁之妻
 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本或無次魯字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
 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
說苑建本篇家語致思篇皆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
上句作先祖下句作族姓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
 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
 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
 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
 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闕遠牧眾也

三人舊本作二人
譌案方三人四方

故十有二牧也今據續漢書百官志五

遠方之民有

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

劉昭注引作
獄訟而冤失

職下同今此失

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

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

劉注

朕之政教有不得

爾者邪如何

舊倒今據

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

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
 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

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
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代鄭新序雜事四有克之二字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

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

舊譌作大禍今依公羊宣十二年傳文改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之舊譌子據兩書改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

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

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

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

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舊脫

見字依新序補公羊作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

從而不舍兩書作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

身何取之有取兩書作日既晉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

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

罷公羊作楚師淹病矣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

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

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

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

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

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

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愔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

使我召勇士公孫愔子夏曰微愔而勇若愔者可乎

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

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愔而勇若愔者可乎臣曰

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愔至入門

杖劔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之曰咄舊本顧

有一咄字御覽四百三十六引無今刪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

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

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

曰諸侯相見不宐不朝服君不朝服舊脫君字行人

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衣矣衣舊作服使反朝服而

見吾君子耶我耶愔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

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

不宐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愔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悞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

說苑雜言篇作孔子之宋匡簡子云云家語困誓篇匡下有人

字餘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

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由歌子和若舊本作我歌子和若說苑作由歌子和汝今據改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

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纓三年爲君亦服斬纓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當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

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爲伏虎

本脫見字據新序雜事四補

彎弓而射之沒金

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新序躍作摧熊

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

和動而不償新序作隨中心有不全者矣新序心作必夫不降

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

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新序作誠德之至已形於外也

此似有衍文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與

師而攻之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圍未匝而

城自壞者十丈新序四作十堵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

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舊有者字衍是天助舊有之字衍俱依新

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

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新序作使之城御覽下有成字今不

從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

也此八字文有脫誤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荀子疆國篇作形如是則

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

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荀作其禁暴也其誅不服也審

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刪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依荀子補其誅殺猛

而必闐如雷擊之闐舊作聞譌案荀子作黥然與如填然同是闐當作闐音義同填如

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

散荀作得問則散此似譌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

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謹則從而

放執於刑灼譁荀作放下作則從而執持之刑灼之不和人心悖逆天

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于

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

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亾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

道德之威成乎眾強荀作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

之威成乎滅亾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

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毛本昊作旻天篤降喪瘕我饑

饑民卒流亾

晉平公說苑尊賢篇作趙簡子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

此也船人盍胥文選注凡四引皆作蓋胥說苑作舟人古乘新序雜事一作固桑漢書古

今人表同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

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由本或作士猶古通用士

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盍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選注引無次門字亦有六翮在其中矣選注亦作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卷第六

韓詩外傳卷第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說苑修文篇作喪親三年喪君

三君文選陶徵士誄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

年君注引有之字重舊無田字據文選注引補又下重宣王忿然曰曷

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

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說苑有位字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文選注作凡事君者

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

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

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

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

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鼓瑟作鼓琴文多不同不可為

據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

捷捷說苑奉使篇引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

匱生曰匱生即蒯通也匱音近蒯事見漢書通傳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

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

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

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漢書作汝

行安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蘊漢書作縑亂麻也下同

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

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所感事有可適漢書作物有相感事有適可何不為之先匱

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

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

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
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
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
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
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
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
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

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宐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

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
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一作非今夫子積
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本作意者當遺
行乎譌據文選

對楚王問辯命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
論兩注引改正

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
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

為抉目而懸吳東門當時說上所為子以廉者為用
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

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
木而泣說苑雜言篇作鮑焦抱木而立枯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
不遇者命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
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

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
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

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
夷吾束縛自檻車自說苑作膠以為仲父則遇齊桓

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
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脫文說苑以為

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
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

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
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

之中深山之間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

不以二字舊本脫案文義

補荀子宥坐篇作非以無人而不芳家語在厄篇作非為無人而不香

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

毛本憂與困互易

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

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

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王

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

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

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

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

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

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

榱題三圍轉穀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

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

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

操牘墨御覽六百三引作秉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

後司君書之六字據御覽補新序雜事一亦有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

也新序成作得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

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

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

知也舊無也字據御覽四百九十一引補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

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

諾之字舊無案當有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亾

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

亾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案韓非外儲說右上說苑政理篇皆作桓公問

管仲惟晏子問上篇與此同為人作治國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

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

牆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

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

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晏子無景公曰八人字下亦晏子語

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

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

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

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

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
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

此子罕非樂喜

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

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

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舉案

韓非外儲說右下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據刪正

人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

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

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

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去韓非作劫

故老子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

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

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

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

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

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

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剄出腹實內懿公

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無道也今有臣

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宏演可謂忠

士矣殺身以捷其君

呂氏春秋忠廉篇捷作徇

非徒捷其君又令

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

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

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

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

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

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

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

朋南面而立

此句有脫誤案說苑君道篇云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

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桓公曰吾得二子也
而立此段當補入方可接下文 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
 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
 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林本無此句 如履薄冰此
 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

牽王后衣者

王后說苑復恩篇作美人

后扞冠纓而絕之言于王

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扞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
 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

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
 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
 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
 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
 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
 吳而強楚詩曰有灌者淵藿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
 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
 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亾於楚以其殺比

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

毅以魏齊至之舊本無而字作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引改正大戴及賈子胎教篇於是興兵而攻齊棲閔

王於莒於是及閔王舊本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

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燕兩書由得士也故無常安

之國無空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亾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

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亾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

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自故無常安之國

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

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

曰夫葦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

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

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

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則狡兔亦不

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縱繼與則狡兔以下十

據新序雜事五補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戰國齊策宋燕作管燕下陳饒作田需罷歸之舍召門尉

陳饒等文選苦熱行注引作田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

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

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

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

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

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

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

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

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舊倒今乙鉛刀畜之而干

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

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

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

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

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

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亾救故緩者事

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賤賊其

知其九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

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

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

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

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此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

十二引補恐我以法御覽作中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

不復樹德於人也復字舊本無據御覽補簡主曰噫子之言過

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

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

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

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

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

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

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

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舊本提行起非是今

改連上文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

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

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

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
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
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柰何孔子曰善

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

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

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荀子堯問
篇作多其

功而賞世不絕說苑臣道
篇無此句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

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案
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說

苑雜言篇作南
瑕子過程本子本子爲之烹鱧魚說苑鱧
作鮓南假子曰

聞君子不食鱧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

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

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

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

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文有脫誤說苑
臣道篇家語賢

君篇皆載而文不同此似當云
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

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

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

又見卷九中景山作戎山說苑指武篇家語致思篇俱作農山

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

言其願

言字本多在小子願下今從毛本

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

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

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

塵埃張天

張一作漲

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

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亾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

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

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

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

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螿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

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

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

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

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

庶庶見睨聿消

釋文作睨見聿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

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

浮毛本作淫

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宐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人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

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疑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第七

韓詩外傳卷第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

說苑奉使篇作諸發

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

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

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

俗見

說苑俗作禮

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

封也不得處於大國

說苑得中國

而處江海之陂與魴

說苑

作龜鱸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

曰冠乃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

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

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

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芎使晉而反

說苑立節篇作邢蒯聵

其僕曰

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芎曰驅之將入死而報

君已上二十四字本皆脫今依說苑文補

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

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芎曰善

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旣不諫

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旣食亂君之食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

舊本僕上有事字衍

今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



原件短缺

P.2

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
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
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
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
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

侯之美惡乎

莊十二年公羊傳爾虜焉故為一句魯侯之美惡乎至為一句惡音烏此文出

公羊必本與之同疑後人妄改之新

宋萬怒搏閔公

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
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
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
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
子四方為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

說苑辯物篇作施聖恩承天明命似有衍字

一道修德

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

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之象

鴻前而麟後舊無之字而字俱從說苑增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

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毛本忠作中小音金

大音鼓延頸奮翼五采備舉說苑采作光明動八風氣應

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

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

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

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

帝乃服黃衣初學記有帶黃紳三字戴黃冕致齋于中宮舊中字脫

據初學記補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向再拜稽

首曰皇天降祉敢不承命舊本敢字上衍一不字御覽七十九引無今據刪

鳳乃止帝東園說苑作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疑是訴但文選四子講德論注亦引作訴仍之訴少

而立之以為嗣舊本作立以嗣今據文選注增二字封擊於中山於字舊脫

亦據文選注增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蒼文選注及御覽七百七十九

俱作倉諫字舊脫亦據增古今人表作趙倉堂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

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御覽

作末為之使則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臣請使多五字

曰君好北犬嗜晨鴈文選注同御覽遂求北犬晨鴈

齋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

再拜獻之文侯曰說苑奉使篇有嗜字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

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

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

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

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

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

比諸侯諸侯之朝則當有側者皆人臣御覽有也無

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

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

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

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鶉彼晨風舊本鶉作馱今

從文選注及詩攷改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文選注有此自以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

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

得賢御覽作中山君若不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

為嗣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

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

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

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

孝矣本皆脫此五字案說苑政理篇家語辯政篇皆有可以教孝矣一句今據補從下例改可為足

字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

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

矣惜乎不齊之所為者小也此六字舊本脫約兩書補為之大功

乃與堯舜參矣說苑作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

賞功以勸善懲姦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

姦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

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

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樸椽不斲者者字疑衍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鉄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此條舊本連上文今

案當別為一條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

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

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悖毛本作勃曰始言聖人今

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

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

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

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

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

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

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

以上與穀梁襄二十四年傳略同彼饑作嘽荒作康

飾作塗又有弛侯二字下云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

謂也

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

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

服當

作覆晉語五云遇大車當道而覆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

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

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

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

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

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新序雜事一作景公賜之

酒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為壽景公顧

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增晏子

曰舊曰上行對字今刪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

我奏成周之樂吾為子舞之此五字舊本止作願舞今據新序改正晏子雜

上篇太師對曰旨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

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

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而非陋而

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舊脫臣字據兩書補嬰故不從於是

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

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

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

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

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馬司空司徒也本皆司空在司馬之前據續漢書百官志一劉

昭注改轉與下文合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

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

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章懷注後漢書郎顛傳作

崩絕作崩地流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

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

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疑德字之誤劉昭作得古德得通此三

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荆清而省喜賞而

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

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

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

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二字疑倒方外遠人

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奔淒淒興

雲祁祁本皆作有滄萋萋興雲祈祈今據詩攷所引

改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有駢淒淒興雨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御覽以是知

又明是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

官怠於有成

此條皆曾子之言見說苑敬慎篇有成作宦成

病加於小愈禍生

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

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

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

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

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篇與此引詩不盡同

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

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何其休也

兩書尚有休於朋友一段

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

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

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

本多作耳今從楊本

不知其時之

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

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

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

曰下似著書者

之辭姚賈與冉有亦不同時但後云哀公嘻然而夫
笑則曰字為哀公問此亦當有曰字為冉有答
 子路卜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
 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
 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
 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
 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
 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秦繆公
 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
 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
 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亾繼絕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
 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
 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
 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
 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
 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以上十七
 字本皆脫

據說苑建
 本篇補

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

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
 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

王者之民以上十二字本皆作非王者之民五字案說苑云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云

云家語六本篇亦同今據其文補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

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列女傳辯通篇作晉繁人之女當平公之時景

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列女傳作一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

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

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驛牛之角驛列女傳作燕荆麋之筋河

魚之膠也河列女傳作阿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

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

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

卵四指如斲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

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

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

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

古者明王聖主其支解人不審從何支解始也景公

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

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

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

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
 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
 同族為眾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
 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
 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
 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
 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
 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亾其
 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
 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

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

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

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作弃其身又東

武吟注亦同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

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

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

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

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故曰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第八

韓詩外傳卷第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

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御覽四百三十引曰吾

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為相列女傳母儀篇作田稷子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得御覽八百一引

以作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

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

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臣不忠是

為人子不孝也舊本無為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

傳子其去之田子慙愧走出慙愧舊倒造朝御覽作

王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舍

赦同列女傳亦作舍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

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御覽四百八十七引作驅之前有

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

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

少而學遊諸侯文選長笛賦注引作吾少好學以後

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文選注作不事

事無成一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文選注作少擇

老無所託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舊本無夫字此下有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

不可得見者親也舊本脫不可追者年也去而八字

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漢書桓榮傳注所引亦略同後吾請從此辭矣請從

於是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

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此下各本皆不提行案

有下當別
為一條是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舊本

有吾字衍荀子子
道篇無今從之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

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荀子作衣與繆
與不女聊楊倅

注引此作衣予教予與今本
不同然卽字自當作聊為是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

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

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

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

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說苑尊賢篇
作志在太山鍾

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說苑有少選
之聞而五字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

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

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

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亾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

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列女傳節義
篇作罪至夷公子乳母與俱

亾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

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

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

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務生之務字舊無依列

女傳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

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

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

公子列女傳作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

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

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

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各本而作之今從詩攷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

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

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

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三字舊本脫據新序刺奢篇補下方

有所承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

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

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

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
 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遙
 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湏
 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
 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
 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
 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
 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
 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
 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
 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
 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亾之

顏涿聚舊本作顏鄧聚譌據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正又上有使字晏子外篇作顏燭鄒史記及古今人表皆同聲相近

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
 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鳥而亾之

舊脫依 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

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
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
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
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

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作

定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

韓非外儲說左

下篇作舉荆伯柳於簡主為上黨守

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非問讎也於是

以上十八字舊本脫今據御覽補

將以荆伯柳為

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

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

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
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
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

呂氏春秋貴當篇新序雜事五美皆作策

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

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

家必日益而身日安

呂氏春秋作榮

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

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失敗皆交爭正諫

呂氏春秋作証諫

如此者國日安主日

尊名聲曰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

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

於是也始義同殆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

怪之此二字舊本脫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使弟子問焉

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舊本無對字據選注增鄉者刈著

薪選注兩引皆有而字曰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兩書俱作孔子

曰刈著薪而亾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亾簪也

蓋不忘故也蓋字兩書俱作吾所以悲者五字六百八十八引亦同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

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

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

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

有定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子路舊誤在子貢下今據第七

卷移正彼戎山作景山語亦略相似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本或

作朱非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

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

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

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
 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
 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句下似有脫字顏淵曰願得
 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
 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
 區汝何改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疑爲子宰焉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
 孰多得與亾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亾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
 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誣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

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
 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
 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
 存三字舊本無據列女傳母儀篇補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

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
 踞而視之令列女傳作今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

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

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
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
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
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
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
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
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
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
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
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

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
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
之狗歟旣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
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
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
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
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
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
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

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

本或作杆

天下有道則

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亾者有矣

以一國驕人而亾者有矣

本皆脫此句據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

由此

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揆履而適奉

楚耳

揆舊本作授譌今據御覽改

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不得下御覽有吾字

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

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畱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

君不見大澤中雉乎

大疑夫

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

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

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

列女傳賢明篇以為於陵子終事

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毳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

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語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皇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亾

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

舊本作王繆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改正史

記秦本紀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

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

聖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媵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聞然後

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
 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
 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
 迎拜之上卿說苑作穆公迎遂并國十二漢書韓安
而拜為上卿傳作十四
 碎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御覽八百四十七
作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為

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

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

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

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

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

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

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

知也吾嘗齒焉齒當是齒
莽之意吾田暮歲不收土莫不然

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

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

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

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

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
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
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

翾翾十步御覽九百二十二引

作遙上千里似誤下藩籬

二字舊本缺據御覽補

啞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

舊本作升於高

今從御覽改

一詘一信展而雲間

御覽作輾轉雲間

藩籬

之雀

籬舊譌木據御覽改

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

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

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

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

初學記十九引作屠門吐注肚一作吐御覽三百八十二

同屠牛吐辭以疾其友

兩書俱有勸之二字

曰子終死腥臭之

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

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

善如量而去苦少耳

如量二字舊本無又苦字作若據兩書增改

吾肉不

善雖以吾附益之

以吾初學記作以他

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

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

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

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

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
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
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
勝疾笑噓噓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噴噴疑噴噴
噴之為

韓詩外傳卷第九

韓詩外傳卷第十

齊桓公逐白鹿

晏子春秋諫上篇以為景公

至麥丘之邦遇人曰爾

何為者也

遇人御覽七百三十六引作見封人又爾字亦據增為舊本作謂據新序雜事四作為

對曰臣麥丘之邦人

御覽作臣麥丘封人也以下邦人俱作封人

桓公

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

之飲曰叟益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

壽

君王當作吾君

桓公曰益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

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

舊本是作之據初學記引改

人民

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

必再叟益優之

優新序作復

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

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益優之邦人奉

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

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

祝之祝御覽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潛御覽

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

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乃新序作臣

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

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湯字以下十二

覽引補新至今未有為謝也御覽桓公曰善哉寡人

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

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齊語

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

四方齊語禮下有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

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齊語作使士臣弗如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亾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亾重耳

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

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

受本或作授今從毛本

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

曰天難說斯不易惟王說舊本作忱今從詩攷改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禮記表記溫儉作恭儉恭讓作信讓

兩於字皆作役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

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

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

也太王上毛本有太伯知三字今案若有此三字下文去之吳即不必復用太伯二字若無此三字文

義未嘗不接續似可不補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

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

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

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

謂矣語未詳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

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

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

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

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史記田齊世家作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

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

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

諸侯皆來朝水字有字皆衍文吾臣有盼子者盼或作盼今從史記使

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

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

七千餘家從史記作徙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

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

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御覽十三引有之有勇士曰菑丘訢吳越春秋菑丘作椒丘

以勇猛聞於天下御覽作以勇游於天下過神淵過舊本作遇今從御覽

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

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

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

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

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

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

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

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挂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

我以人中死罪一也以疑當作於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

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子有三不肖

此五字與下昏暮二字舊皆脫今案文義當有昏暮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

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

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

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

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說苑奉使篇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鴻於齊鴻渴使

者道飲鴻獲笞潰失獲笞說苑作空籠此笞當亦謂籠也獲疑是獲字使者

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亾

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

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

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務文辭喻誠信

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舊本號字不重今案文義補依史記侯字可省

說苑辨物篇號作趙下云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案是時號亾已久矣作趙是也扁鵲造宮說苑

有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

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說苑作能

活太子此治字亦疑是活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

曰弟父弟當是茅之譌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

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

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

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史記作俞跗說苑作俞柎踰跗之為醫也

榻木為腦榻史記說苑皆從手作榻此與下芷草為

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

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

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

方豈足以變童子哉說苑變下有駭字扁鵲曰不然事故有

昧投而中鬚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

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

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

報號侯當重二字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

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

人說苑作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

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

先軒之竈八拭之湯說苑作軒光之竈八成子同擣

藥說苑作子容擣藥擣字舊本缺今據補子明灸陽說苑作吹耳子游按摩

子儀反神說苑子游矯摩在扶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

生乎耳夫二字依說苑補下云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似當從之悲夫罷君之治

無可藥而息也罷說苑作亂無作不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亾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亾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

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

襟國子高子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周子高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

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

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御覽百六十引補晏子笑

曰笑字舊本無據御覽補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

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御覽有丁公二字至今猶存吾

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御覽惟下有農

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

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駮呂氏春秋愛士篇作駮

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

呂氏春秋作晉之右路石奮

圍繆公而

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

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新序義勇篇無七字

君子聞之曰三

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亾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

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亾者有伍子胥之
 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
 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
 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
 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然不亾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
 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亾詩曰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本一作以無陪爾德不明以無陪
 無鄉言文王本或作大王非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
 而亾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褰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
 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
 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亾也夫日日慎桃
 何患之有故亾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
 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
 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疑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
 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
 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
 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

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

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

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

則地土使然爾

地土當依下文作土地

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

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
 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
 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
 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
 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
 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
 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
 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
 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

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
 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
 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而字當衍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
 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
 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代晏子春
秋諫上篇作佚下 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
同不可二字疑倒 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
 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
 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

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
 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
 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
 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
 蟬而不知黃雀在後御覽三百三引作在其後舉其頸欲啄而食
 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
百三十四引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
作在榆下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掘株二字舊本作窟今據北堂書鈔引改說苑正諫篇少孺子
諫吳王語亦相似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
 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

士卒

下荀脫文

國不怠

怠與殆同

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趨車馳馬救

火

本或無皆字毛本林本有

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

帛而賀

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公子晏下子字無下同舊本無奉字亦據增

曰甚善矣

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

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

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

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

舊本

脫此六字御覽凡三引皆有此句又一引作困倉

商賈藏於篋匱

御覽百九十引作笥

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

斂無已

本或無耗字

王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

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

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

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

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

呂氏春秋適威篇作魏武侯問李克里李古通用

曰吳之所以

亾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

福也其獨亾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

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

物下八字舊本無依呂氏

春秋增下云上下俱極則本有可知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矣此夫差

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

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

謂當作

申鳴曰何

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

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

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

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

說苑立節篇之衛作圍之

白公謂

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

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

則與子分楚國

舊本脫分字說苑作分楚國之半今據增

不與我則殺乃

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亾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第十

韓詩外傳校補

卷一

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 顧廣圻云古壯莊同字御

覽四百廿八引作壯

如赴湯火 顧云按火字衍也此湯與上方匡下嘗兄

詳韻或當倒作火湯

其後在位者 其元本作爾字是

卷二

青陽宛兮 元本作清顧云依清字為是

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 元本失作大顧云大字是當

讀為汰與下翹大世韻

顏如渥赭 沈辨之野竹齋元本作丹

可以療飢 沈本療作樂

容衆好散 顧云按好疑奴奴驚古今字也

卷三

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 元本以作其顧云其疑共

讀當為供愚按下文當作以其共皆誤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 顧云按吟口當作企足形近

之誤也呂覽異用曰跖與企足高注企足莊躄也楊

倛注荀子不苟篇以為吟詠長在人口望文生義誤

矣

萬物羣來無有流滯 元本作通移萬物按荀子作通

流財物粟米則元本為是

以相通移 荀子作使相歸移

猶有工拙焉 元本作猶有功拙幸焉荀子作猶巧拙

有幸焉則功是巧之譌

嬰之者斷銳 元本銳作兌按兌銳古今字荀子作兌

楊倛注云新序作銳

卷四

立而不去 去本或作及元本同按及疑當作反

以是諫非而之死之 死本或作怨荀子作以是諫非而怒之則怨是怒之誤

桓公曰善 元本有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十字顧云按此十字非衍東郭先生曰曰當作也卷六有卜先生也此句與之同例以下依元本另起為是

若楚人蛟草犀兕以為甲 若元本作昔

明通天地之理 本無之字較是

長一步 顧云一當作百

大夫不言得喪 後漢書馮衍傳注得喪引作委積

不時雞豚之息 馮傳注作不恃

不圖牛羊之入 馮傳注作不恃

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

利是以貧窮有所歡也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馮傳注所引無冢卿大夫二語不貪作不操歡作勸

無其手足三字

是豈不致人之道也哉 沈本作謂之大道也哉元本

作致之人道也哉

癘憐王 癘元本作厲是

嫫母力父是之喜 力荀子作刁

出入不遠矣 入元本作人顧云疑荀子入是誤字當

依元本作人楊注每望文爲義未可全據也

卷五

如神龍變化 顧校無變字

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按黃氏元槧本作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自其命維新下有可謂白矣謂五字按荀子儒效篇文作舉錯而定一朝之伯無詩曰以下云云楊倞注伯讀爲霸顧廣圻云自當爲白之譌卽荀子伯亦白之誤楊所讀非也荀儒效篇又云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

人之所務白也又云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貴名致士篇云而貴名白天下願天論篇云則功名不白外傳第一卷文同榮辱篇云身死而名彌白堯問篇末云是其所以名聲不白然則白也固荀卿習用之語唯此處傳寫誤爲伯耳楊他注或云顯白或云明白或云彰白其義皆是而此據誤字望文生義則非幸外傳未誤尙可正之元槧旣以形近譌爲自後來刻本又輒改自爲閒遂無由知其當爲白者矣下文可爲白矣二句若依此說作申說上文之白解則不須復刪而已無不可通也

又荀王制篇云名聲日聞天下願文與致士篇略同而白作日誤也外傳第四卷云欲白貴名又云貴名果白卽荀君道篇文荀欲白同而果白作果明亦誤也第五卷又云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以荀子證之此願字不誤卽荀致士篇文自揚當爲白焉之誤二句以兩焉字爲對文荀無而外傳增之始亦譌白爲自後又改焉爲揚失之甚矣凡此各條參互鈎稽則其誤者未誤者皆可洞若觀火

大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後漢書楊賜傳注明鏡往古下無者字

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亾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 楊傳注作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危亾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熒澤之水 顧云當作滎說文訓絕小水也與他書熒澤不同字

卷六

詩曰告爾人民 元本作民人顧云當依元本爲是以正義訂之今詩人民乃倒耳

君子哉安之命矣 元本安作末

人之云亾國殄瘁 元本有邦字應補

夫蓺冬至必彫 元本至作生生字是

楚莊王代鄭 元本代作伐伐字是

廝役死者數百人 元本廝作斯無死字

何馳之疾也 元本馳作駢駢是

於是兩寇肩逐我君 元本寇作字字特古今字

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 荀子之作人寶

作資元本作質

而遠者願至 荀子願至作致願

名聲足以薰炙之 荀子薰作暴

既葬五日 元本無既字

卷七

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 元本版作伏顧云伏疑

杖

木欲直而時不待也 元本待作使使是與待韻也

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元本親存作存親顧云元本

是存親義見公羊

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

君又并覆而育之 晏子春秋云不誅之則為亂誅

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文君又上當有脫
誤元本育作有

有臣曰宏演者 元本演作夤與古今人表正合

亦使鶴與宮人戰 元本鶴作鳥顧云鳥當是也作鶴

者或後人依左傳改耳愚按作鶴文義較順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 荀子堯問作繒邱封人

昔者衛大夫史魚 後漢書戴憑傳注無者字

我數言蘧伯王之賢 戴傳注言作知

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 戴傳注無此十二字

按虞詡傳注有之是戴傳注誤脫

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戴傳注治作居虞

傳注作理室上戴傳注有側字

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

而後去 戴傳注無造然二字作君乃召蘧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虞傳注

同乃下多立字去下多下字

冠子不言 言當作詈

顧我復出入腹我 元本復下有我字是

卷八

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 元本病作面顧云面當作面

面背也

食帝竹食 食當作實

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 元本為嗣下有中山君稱四

字當依元本為是說苑作太子乃稱詩曰可為證也

一穀不升謂之饑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一穀不升曰

歉下四句謂之字竝作曰

不知事而行可乎 元本事作逝逝疑當作捷

官朝者千人 元本官作官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

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

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廻

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後漢書袁紹傳注出獵無出

字搏作持此何蟲無也字此是無是字其為蟲作此

蟲不量力作不量其力莊公曰作公曰無以為人三

字必為作此為廻車上有於是二字而勇士歸之作

勇士歸焉

卷九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

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傷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

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

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尙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
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
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
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後
漢書桓榮傳注作孔子行見臯魚哭孔子曰子非有
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
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
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
人辭歸者十有三人也 文選長笛賦注引曰孔子

出行聞有哭聲甚悲則臯魚也披褐擁劔哭於路左
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
吾親死一失也高尙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
失也少擇交游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
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門
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無以下體 元本體作禮顧云禮字是見詩考

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 元本弱脊
下有循循固得之轉廣一尺四寸十一字此作比

何其處也 元本也作兮顧云兮也古同字

綏如安裘 綏當音妥

奮翼爭鳴 元本爭作曾顧云曾字是

於是告內史王廖 元本廖作繆顧云繆即廖也

家臣也 元本作臣家顧云臣家是

糲藿之食 元本藿作荅荅小菽也見說文

卷十

至麥邱之邦 元本麥作畝顧云畝邱毛詩尔疋皆有

之作麥者疑後人依它書改此也

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 元本之優作優之顧云優

疑擾

羣臣欲伯之立季 元本立作位位立古同字

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 顧云憤疑慄

事固有昧投而中 元本投作提提擿也史漢多用此

字

先生幸而治之 先生弗治 元本治俱作有

詩曰老夫灌灌 元本無此六字顧云當依元本為是

下條亦不引詩此與同例

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孝未終也

元本北作背塞作雪孝作敬已塞下無責又滅世

斷宗士七字有輔世繼宗國家義不衰而神保有所歸此子道也死二十字

是何名 元本作是名何為一句

荒湛于酒 元本湛作懣見詩攷

無言不讎 元本讎作酬見詩攷

糟糠不克口虛耗而賦歛無已 元本無耗字顧云口

字衍不克虛句絕

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 元本示作視士下多一乎字

古視示同字

韓詩外傳補逸

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

正義

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

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

土謹敬絜清也尚書禹貢正義 孝經正義二略同 此本於周書作雜解 白虎通社稷篇

亦有此文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

王吉傳注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

如荆雞之卵

文選南都賦李善注 七命注略所引皆外傳 江賦注引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

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亾矣迴顧二女亦即亾矣

楚襄王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

月賦注

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鳳舉日上翔集鳴曰歸昌

七命注

代馬依北風

宣德皇后令注

楚昭王亾其跼屨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

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拜中軍記

室辭隋王晟注

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到大司馬記室晟注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

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

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

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

演連珠注 後漢書朱暉傳注所引

又不同云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孔子曰水之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

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

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

同上

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珪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曰應侯今應城是也

同上

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御覽三百六十三

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紵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從雞鼠

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勿其頸愚者不為也

御覽四百七十四

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

字譌

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滄

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

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鬪之聲遂駭而死君子

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

御覽四百九十九

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

藍子曰白馬蘆芻也

御覽八百十八

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

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眠歸於日月骨歸於

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

復歸於人

御覽八百八十三

文王使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御覽八百九十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為祥

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

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

肝即土矣

御覽九百二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文選魏都賦注

引內傳

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詠史詩注引內傳

春日暉夏日獲秋日獮冬日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

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內傳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御覽十二以下似皆章

句之文

狐水神也九百九又九百五十九短狐門引作短狐

濇清貌也 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靡其也 緼贓異色之衣也列子說符釋文

溱與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時眾士女執尚沿唐諱秉蘭拂除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

御覽五十九

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水上招魂

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又八百八十六

皆引作外傳案續漢書禮儀志注及初學記四但云韓詩亦云韓詩章句則非外傳也姑附見於此

婦女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

惡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於人也亂家女

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案此文與公

羊莊廿七年傳何休注同大戴禮公冠篇文小異

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

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

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後漢書崔駰傳注案今家

語好生篇
詳此事

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

改之政後漢書郎顛傳注

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後漢書班超傳注

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

是為虎傅翼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